

大陸游記



大陸遊記

新竹省園主人周維金著

山巖水石。天下之奇觀也。昔日稱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。故爲文有奇氣。余亦曾奔走九鯉湖。拜謁仙公廟。及觀覽仙遊。廈門南普陀。虎溪岩。白鹿洞諸名勝。後又留學於東京。休暇之時。則遊歷奈良。伊勢。二見。京都。各處。非不飽嘗山川之風味。乃舉筆爲文。庸俗淺陋。初無奇趣。此其故何哉。蓋未盡天下之奇觀。殊不足拓其心胸。以鼓動豪邁之氣耳。當此世界文明發達。海陸交通。既不必憂行路之難。又無庸興望洋之歎。誠遍遊名勝之絕好時機也。余每思江南多佳山水。欲一游以慰生平之願。奈爲名疆利鎖所阻。迄未如願。嗣以世間名利。有如浮雲。偶感及此。遂決心一遊。欲藉以享受山川之靈氣。時適新竹廳參事鄭君拱辰。偕其夫人王氏。並同族鄭氏櫻桃。欲往南海普陀山進香。又有竹社詩人鄭君虛一。亦好山水遊者。遂相約同伴漫遊。繼又遇觀音山凌雲寺主持本圓和尚。亦願同往。此行頗不寂寞。於是準備行裝。以本年新歷六月八日午后

二時就道。先拜別家母及家族諸人。搭汽車往臺北。家兄家修。堂親春暉。實業家鄭雅詩。魏來生。畫家陳心授。范耀庚。銀行員鄭金水。其他諸親友均送至新竹停車場。汽笛一聲。握別登車。頃刻之間。所過車驛不遑屈指。迨到艋舺驛。下車與家兄田同帶隨行物件宿於艋之善慶佛堂。主人爲前清時代貢生李秉鈞之令夫人吳氏普意氏因其夫去世以來。謹守婦道。持齋奉佛。代夫教子。今年已五十餘矣。雅意相待。特設素宴送別。其孫李春火亦甚親切。彼曾受文明教育。本年畢業曹洞宗中學林。就職於台北廳宗教係。所有言論。皆傾向於社會之發展。將來功業固未可量。且能戒葷持素。品行端正。殊不愧爲青年中之模範人物也。堂中安置三寶佛像。及觀音諸佛像。外關小園花木茂盛。頗饒幽致。是夜就禪房安寢。天明方醒。耳聞汽笛之聲。開窗視之。已日上三竿。遂披衣而起。洗臉用飯。與家兄田向主人吳氏告別。攜行李搭艋舺午前七時許之汽車往基隆。到基隆驛。鐘纔八時餘。有依姬館之雇人來迎。遂將行李一一交他帶往稅關檢驗。並雇小船。搬往湖北丸一等之寢室。余暫往依姬館少憩。適鄭君拱辰偕夫人王氏及其哲嗣鄭君肇基。並同族鄭氏櫻桃。竹社詩人鄭君虛一。觀音山凌雲寺主

持本圓和尚亦在此等候乘船。友人實業家鄭君俊齋。及大島門次。並其他諸友人。均欲送鄭君拱辰及余等之行。咸集於此。亦可以壯行色矣。聚首談笑。已近午時。午飯畢。納涼樓上。至二時。乃與諸人同乘一小汽船。渡登湖北丸。此船乃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有。其噸數爲二千六百十噸。○二九。室內食堂極幽雅。該船之寢室各有窗。空氣易於流通。設置電鈴。電燈。及洗面盆。並有自來水。各寢室俱有小廝伺候。所食皆西洋中華佳肴。設備甚周。當今之世。黃金萬能。此言實不謬也。船號爲一千八百七十號。汽船之種類。爲三聯式。汽罐種類爲竹角形。汽壓制限二百封度。小艇六隻。是日一等客共三十二名。大都往福州者居多。三等客八十九名。余到寢室安置行李。友人實業家范君昆輝。已到多時。贈余涼水數打。余感其誠意。當面鳴謝。朋友之情。有如骨肉。殊足多也。與之談時事。頗覺爽快。少頃。有巡查來驗各客之旅行券。查畢。其船將開。鳴鑼通知送客。諸朋友俱致祝我等一行平安。余登甲板。與鄭君肇基握別。鄭君再三托余於水陸途次。代爲照料。其雙親。一片孝心。於此可見。余極力應承。肇基君亦十分喜悅。五時已到。諸送客俱下小汽船。我等同立甲板。上與諸友人話別。殆有戀戀不捨之意。汽笛

一聲。船已放帆。順水而行。一霎即離數里之遙。僅舉手提帽相呼而已。不多時船已出港。風浪平靜。船內電光如晝。坐食堂聽水聲。宛如居山中之樓閣。聽岩下之泉聲。無異適台北艋舺人黃錦君。及謝雪漁先生之哲嗣爲辦理新舞臺演劇公司。欲往上海請優人到臺開演。各通姓名。相會甚歡。又遇台北人李君田訓字雨亭。久在福州經商。亦同集食堂。談論世界事情。頗添豪興。既而船丁呈咖啡茶飲畢。各歸寢室。余再登甲板。就基隆出帆之景。信口而吟曰。

結伴漫遊雅意同。基津放掉乘長風。

蒼茫海色渾如畫。萬頃煙波夕照中。

吟畢。適本圓和尙亦上甲板。觀海面之景色。不多時小廝來言。已備素齋在室內。請用晚飯。余遂與本圓和尙歸寢室。飯畢。此船之買辦甯波人張君承訓特來訪問。與之談片刻。知其爲人正直。性又謙遜。待遇諸客甚優厚。亦可以代表中華民國之人物矣。鐘聲報十時。余與同伴之人。歸室就睡。夢中聽見窗外有聲。開窗視之。日上三竿。海面帆船甚多。小島星羅棋布。離福州馬尾已不遠。余起洗面登甲板。遙望海面風景。水波不

興附近島嶼如畫。快人心目。港路重要之處。俱設砲臺。且此處之海底。若非先探其深淺。汽船俱不可進。軍艦到此。亦不能行也。此馬尾之港口。可謂福建之良港矣。正觀望間。有友人向余曰。前面海中之浮嶼。有一仙足穿靴。頗饒奇觀。遠望可見。余初頗疑之。迨至附近。乃望見之。塊然一石。天然生成。相傳此馬尾港之鹽水。乃以此仙足爲界限。雖海水冲天。亦不侵過此足頂。凡有溺水之人。漂流至此。不致流出海外。歷驗不爽。皆此仙足阻止之力。造物之奇。令人莫測。殆聖跡也。余有感於此。故特記之。以爲理學家之參考。鐘鳴十下。停泊馬尾港口。對岸一浮島。有羅生塔一座。純用石造。頗雄偉。亦添一海上奇觀。李君雨亭來請余與鄭君拱辰等到其寓所一遊。於是同搭神島丸前進。船中由李君雨亭引陳君與余會面。一見如舊。聞陳君在福州南臺中亭街開一店鋪。專販賣電氣電燈及其他米穀雜貨。店號曰平和商店。顧名思義。隱寓中日親善之主旨。卽此可以知其爲人矣。三時半已到福州南臺。岸上屋宇周密。路上行人熙來攘往。絡繹不絕。港內無數小船。皆是女人鼓漿。勞工及人力車。爭先恐後。互挽顧客。就此而推。該處生活之難。可窺見其一斑。我等行李經過海關。毫無拘束。少頃。船已近岸。李君

雨亭雇一小舟。招余等移乘。渡到碼頭登岸。各乘人力車。通過街市。街路頗狹。行人幾於擁擠不開。經一小時。已到南臺中亭街。李君雨亭之源泰洋行。該行屋宇有四進。室中陳列物件。雅潔整齊。主人懇留至再。遂與鄭君拱辰等一同卸裝於該行。時夕陽尙在山。余與本圓和尙。欲覽南臺橋。步行市街。所過之處。污垢不堪。然諸商店之陳列。則極雅觀。都會之熱鬧。筆難盡述。南臺之橋。以石造成。其柱三十六。所謂三十六橋風月。與台北橋並長。數百年來。雖受洪水之災。亦不能損害。相一爲仙人所造。豈其然乎。回憶昔日某公子。染其美色。浪費至此。投江。曾題絕命之文。警戒青年。余愛其文。錄出以公同好。亦可以作警世語。今將其文披露於下。

南臺橋文

場中結客。伊誰市我頭。臚壇上盟交。何處披人肝。膽慨自朝秦。暮楚人事差。池傷乎覆雨。翻雲俗情變。換原不若彌衡善。罵鼓搥漁陽。又非若宋玉傷心。文投湘水。蓋有懷莫白。聊興擊筑之悲。奈無路可行。忽起窮途之哭。僕本湖西舊趾。郡甲六朝。郭北新居。年登二紀。失君祭酒。翰苑蜚聲。寡母孤孀。萱幃貞節。幼讀詩書。側身

上舍偶乖名教。誤入迷途。歌臺舞榭。玉樓人醉。杏花繡轡。雕鞍金勒。馬嘶芳草。桓
伊挽坐。譜三弄以據床。溫子登堂。賦八义而押韻。擲來買笑之金。盈臂盡南朝香。
粉爭出纒頭之錦。並肩皆西地胭脂。只道千金用盡。去而復還。誰知萬貫揮殘。悔
之莫及。王孫冷落。飢分漂母餘糧。季子蕭條。窮急蘇君資斧。城門失火。池魚竟被
其殃。臺榭迷煙林鳥。別棲其所。門已藁蘿。身非木石。白板長敲。摧科卒頻來剝啄。
青衣典盡。避債臺何處。潛踪於是。身離浙郡。直抵榕城。徒留聶政。慈幃臨行。灑淚
既見。角哀舊好。握手言歡。行矣千里。青山空憶。翩翩裘馬。傷哉七旬。白髮猶悵。寂
寂門閭。羸馬困他鄉。駿骨難逢。伯樂鮒魚。臨涸轍餘生。莫挽西江。凡諸舊吏。門生
共駭。衣冠淪落。所有故交。密契頓忘。車笠誓盟。計無所出。死固難辭。魚腹身埋。誰
下屈原之弔。鮫宮魂結。長啣精衛之冤。幽魂棲異地之山河。憐我風風雨雨。血淚
灑彼都之花柳。嗟予暮暮朝朝。歸與何處。煙水茫茫。命也如斯。神魂飄蕩。三十六
橋風月。聊題絕命之文。二十四載春秋。頓作異鄉之鬼。惜當年糞土金錢。逢人投
贈。願天下豪華子弟。鑒我生平。

橋中士女往來不絕。余步行此橋。察其港之形勢甚狹。且橋柱尤大。故每年有洪水之災。蓋水自上流下甚急。而爲地勢狹隘所阻。以致侵入市街。當局者竟置水利於度外。故每年受損人命。不計其數。殊爲可憫。時夕陽將沈。江邊晚景極佳。有花女艇無數。搖曳其間。途中口占一絕曰。

岸邊疎柳夕陽斜。

雙槳高帆遍水涯。

笑煞閩中風景異。

如花少女艇爲家。

迨歸李君雨亭洋行。時已六句半鐘矣。李君設素宴以待。晚餐後。乘人力車赴省城。沿路電光如晝。自南臺至省城。十餘里。商舖此櫛。市街經前之當局者改正。與本島街路無異。路上有馬車自動車可以通行。省城周圍甚廣。有溫泉數處。其中最堪注目者。爲獅子樓。及鼓樓。相傳舊屬閩王宮殿。至今午門。尙有遺跡。其他白塔寺。亦本地名勝。因在夜中。不便往遊。歸時已鐘鳴十一下。與鄭君拱辰等往訪陳君商店。談片刻。旋返李君洋行。已過一時半矣。十一日辰起。散步南臺橋邊。見小舟橫水。畫船齎集。遂動泛舟之興。雇一小艇。放乎中流。款乃之聲。嘈雜盈耳。遙望前山。奇峯千百。取望遠鏡視之。其

境殊佳。詢諸舟人。乃知爲鼓山勝地。余本欲登山一遊。因船定本日開往上海。遂不得如願。洵憾事也。八時登岸。步歸李君洋行。朝飯畢。與主人辭別。搭神島丸向馬尾。李君親送至南臺橋邊。雇一小舟。與余等同乘至神島丸。珍重告別而去。少頃。船出港外。唯遙遙望見夾岸奇峯。茂林連亙數十里。風景絕佳。微風乍動。頃刻間已到馬尾。湖北丸船邊。余與鄭君拱辰等登船。各歸寢室。休息片時。迨鐘鳴二下。船始出發。浪平波靜。余登甲板。上逍遙。不覺神怡心曠。傍晚。遙望前面海中無數島嶼。或遠或近。似爲我輩而送迎者。歸食堂晚飯。一夜無事。次早十二日五鐘餘。耳邊聞有鷄鳴之聲。異之。繼之笑聲大作。嚶嚶卽卽相向。余起而視之。知爲船中人戲學鷄鳴。步出艙外。覺船有小搖動。海中波濤起伏。勢若連山。又見遠遠無數帆船。出沒波際。因口占一絕。

火輪船置巧機關

破浪衝煙不避艱

俯視帆船衝浪過

飄搖不定若漚管

吟畢。歸食堂早飯。再登甲板。上散步。航路一帶。已不見浮島。雖無風伯作劇。而波濤萬頃。水天一色。浩無涯際。自顧本船如滄海一粟。不覺望洋而嘆。念自十一日出帆以來。

船中生活。別饒一種興味。精神爲之倍爽。殊足樂也。十三日。午前七時起。與諸伴登甲板。見無數浮島。橫列海中。船進黃浦江。水呈深黃色。與在海中之綠黑色者。迥然不同。十時許。停泊滬江。楊樹浦碼頭。汽船帆船。輻輳其間。此種風景。數年來所未睹者。遂以申江港口卽事而吟曰。

申江勝景屬仙津。

日日舟船集似鱗。

多少爭名謀利客。

風波萬里往來頻。

江祖著先生。使人來迎。賃定英大馬路東亞旅館。以爲稅駕之地。考上海本江蘇華亭縣東北五鄉之地。東界川沙。北接寶山。南連南匯。西界清浦。西南至松江。若由揚子江口之寶山縣屬吳淞鎮。南行三十六里。便可達上海。此地卽春秋時吳王闔閭破疆楚。攻東越。始建之大國也。吳淞江。古稱勝地。最近外國艦艘巨艦。咸集於此。蓋自乾隆時代。有英人比谷。爲東印度公司代理人。嘗至上海。知爲通商善地。歸告政府。道光十二年。林德賽葛勞甫二人復至。亦極言在滬通商。英國商業當日盛。至道光十九年。鴉片戰爭起。至二十二年。白門條約。開港通商。上海遂爲五口之一。二十六年八月。由江蘇

蘇松太道與英領事會議劃界。越二年。復行推廣。今已將泥城橋濱一併填築。東至黃浦。北至北京路。美法以中英白門約成。亦遣人赴粵。要求租借地。粵督耆英允之。爲之奏准。於是法美派員至滬。遂以洋涇濱南至城河濱爲法租界。虹口一帶爲美租界。洪楊之役。官吏與洋人籌設會防局。城賴以安。華洋人之避地至上海者。趾相接。市廛日盛。租界亦日廣。至光緒二十五年。復西關泥城橋至靜安寺路。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。以至引翔港。由各國公使議決。將舊時英美租界及東西新闢之地。統名曰公共租界。外人無厭。屢次請求租界之擴大。上海紳商力拒。見議始寢。民國三年七月。再由中法官吏會同議定。北自洋涇浜。西自英之徐家匯路。南自斜橋徐家匯路。沿河至徐家匯橋。東自麋鹿路。肇周路。而至斜橋止。均爲法租界。以今日而統計之。東自楊樹浦迤東之周家嘴。西至義袋角。北至四川路。南至小東門外之陸家石橋。及西門外之徐家匯路。均爲外人警察權之範圍矣。若租界各馬路之命名。在公共租界者。大率以中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。法租界則以其國著名人物命名。所過沿路房屋多西洋式。軒廠華麗。有高至六七層者。鐘樓矗立。烟突如林。馬路皆用人造石砌之。道如矢。平如

砥電車。馬車。自動車。人力車。往來如織。五陵年少。裙釵婦女。馳聘於市中者。轂擊肩摩。極爲雜沓。秦樓楚館。競豔爭奇。紈袴兒。一入其間。往往有喪身傾家之慘。其繁華景象。較之日本東京。不啻倍蓰。街中電車。電燈。電線。水道。瓦斯之設置。亦甚完備。昔年余曾到此。由今而觀。比從前更加隆盛。文明發達如是之速。殆有士別三日。當刮目相待之慨也。我等投宿之東亞旅館。其樓高至七層。余寓於三層樓上客房。室中設備。皆西洋式。每日租金大洋三元。食料在外。該館爲先施公司所經營。屋上有樂園。日夜遊人不絕。固上海有數之大旅館也。鄭君拱辰等亦寓三層樓。與余隔數間。行李安置既畢。適江君祖著來訪。余與江君素無一面。由鄭君拱辰紹介。始知爲前清御史江杏邨先生之第三公子也。杏邨先生。自入諫垣。不避權貴。直聲震天下。宣統二年。以劾慶邸。老奸誤國。忤旨還山。武漢事起。清授宣慰使。不受。聞立都統。欲聘爲顧問官。不赴。迨袁氏任總統。屢次徵聘。亦不就。戊午年卒於家。聞者莫不惜之。一時海內外。多有爲之設壇致祭。開會追悼者。吾鄉人士。亦於先生出殯之日。開追悼會。亮範高風。何令人景仰一至於此。生榮死哀。可謂極矣。祖著君少年英爽。在滬經商有年。聞其質直好義。有乃父風。

余耳聞名久矣。逆旅相逢。得遂瞻韓之願。快何如之。邀余等至館之上層樂園觀劇。並遊覽附近。夕陽西斜。乃歸旅舍。時已六句鐘矣。江君早命人設筵以待。余忝陪末席。暢敘多時。迨筵散後。余復與本圓和尚。遊英大馬路西。卽靜安寺路。在西藏路之轉角。有遊戲場。名曰新世界。門前懸額。字用電燈迴轉。一陰一陽。甚奪人目。並設電燈門。光輝如畫。此新世界爲地方娛樂機關。組織公司而經營之者。每人收遊資二角。賣入場券之窗口。士女如雲。爭先買券。余亦購二券。與本圓和尚同入。庭中設假山。放鶴數隻於池邊。轉入內室。是爲演戲之所。相連數間房屋。俱係西洋酒館。以供遊人飲食。再入一室。又見假山小亭。隨處皆可休憩。傍設茶室。獻茗者爲妙齡婦女。每壺取洋銀一角。景旣幽邃。加以電扇頻揮。涼風時至。殊覺小住爲佳。余與本圓和尚各擇一席而坐。少女殷勤獻茗。清沁詩脾。一盞瓊漿。當不是過耳。邊聞戲場管絃之聲不絕。樓上樓下。游人往來不絕。眞繁華極盛之區也。飲茗旣畢。信步而行。至庭中有一亭曰「須彌亭」。再行數武。假山竹林中有一坊曰涉趣。懸有一聯。文曰。

俯仰登臨有如此咫尺千里

賓游裙屐都不後魏晉六朝

過坊。假山下有瀑布。其聲淙淙。蓋從自來水引入。闌圍之間。忽現山林幽趣。遊人至此。精神爲之頓爽。隔隣房屋。酒肴皆備。座客常滿。庭中有木馬運動機。購券騎坐以資娛樂者亦復不少。兩傍陳列椅。爲游人憩息足之所。亦消夏一好去處也。出庭轉入一室。有地道。游人往來如織。電燈照耀。宛若通衢。通過地道。別有庭園。又有茶室。戲臺各一。跑馬場。遊戲場。各種俱備。樓上最高處。有活動寫真。余與本圓和尚登焉。遊覽畢。以詩記之。

娛樂規模大改良。

新開世界豈尋常。

笙歌滿地人如蟻。

最可怡情是此場。

十時許。下樓歸舍。興猶未盡。握管記此。然後就寢。

六月十四日上午。與同伴諸人帶旅行券。乘人力車往武昌路第一號。日本領事館。館內有警務課之事務室。警官身穿尋常洋服。我等出旅行券呈驗。據云。該旅券須存置此處。待后日歸臺之時。方可領回。遂全部送交。辭別出門。順途往黃浦灘路一六號。臺灣銀行支店。兌換中華銀幣。本島金一圓。僅值銀六角餘而已。所換之幣不一類。英佛

等票亦有之。種類既多。一時難辨。前次持票之人。有擅將票上寫抵制日貨四字不覺爲之怪訝。然亦足以想見華人排貨之聲宏而大也。歸途遇本圓和尚之友。揖余而言曰。近午矣。請同到禪悅齋午餐。余遂與之俱往。禪悅齋乃某僧所經營。上海著名之香積廚也。專備佛教徒不時之需。生意頗佳。室中設備幽雅。廳前懸一僧人之像。傍有一聯。其文曰。

禪家風味好。

悅世菜根香。

語殊恰切。聞此齋廚之烹調。爲伍廷芳博士所嗜好。博士在上海時常登樓點菜。余入席試之。蔬笋伊蒲。味皆適口。果然名不虛傳。席中與同人談禪理約一小時而散。同歸旅館休息。是夜因鄭君拱辰等欲往新世界一遊。邀余同伴。遂一齊赴新世界遊覽。十時始還。六月十五日。客窗無事。閱新聞小說。以消遣旅中清興。午後二時許。同鄭君拱辰鄭君虛一等。乘馬車往外鹹瓜街新泰里。駕記商行。訪江君祖著。到門時。店員數人邀余等入堂中。江君戚屬劉君維藩在焉。呼童進茶款客。爲報主人因訪友外出。余等方欲辭歸。適有當地實業家劉君耀南來會。寒暄數刻相辭。再乘馬車向城隍廟而去。

城隍廟供城隍神像。相傳爲邑人秦裕伯。元時人。明徵爲行省參議不就。歿後屢著靈顯。保障生民。殿前列石皂隸四。聞自海上漂來者。事亦奇矣。每日香煙不絕。入廟祈禱者殊盛。廟後東畔有一園。迴廊曲折。山石峻峭。構造頗巧。每屆令節。或設蘭花會。方啓園扉。任人遊覽。此園卽前明潘充庵方伯所建。地約四十餘畝。極亭臺池沼之勝。後潘姓氏微。園亦漸圯。時申浦海舶初通。商賈雲集。潘氏欲他徙。急於求售。衆遂以賤值得之。歸邑廟爲西園。池心建亭。左右繞以石橋。曰九曲橋。又有香雪堂。三穗堂。萃秀堂。點春堂。諸名勝。堂上皆懸邑神畫像。園西北隅。有巨石疊作峯巒。盤旋而上。每逢重九日。登高者甚衆。園內設有茶館。及各種店鋪。居然成一市肆。山人墨客。江湖雜技。亦多託足其中。迥非昔時之布置。俯仰興懷。不無感慨係之。移步出園門。乘馬車歸東亞旅館。鐘已六時許。江君祖著來訪。欲請余等今夜觀劇。晚飯畢。一同下樓。乘馬車往丹桂第一臺。江君早已購定特等位。余邀等就臺之正面。特等席坐下。臺有二層樓。可容數千座客。四圍門戶洞開。有太平門。爲備火災之出口。坐有頃。優人已登臺開演。其劇目曰珍珠塔。陰陽河。昭君出塞。紅蝴蝶。諸劇最可注目者。爲陰陽河之布景。用各色電氣反